鹿男

[日]万城目学 著

涂愫芸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鹿男

[日]万城目学 著
涂愫芸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鹿男／（日）万城目学著；涂愫芸译．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

ISBN 978-7-208-08619-7

Ⅰ．鹿…　Ⅱ．①万…②涂…　Ⅲ．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Ⅳ．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91847号

责任编辑　刘　颖
版式设计　hansey
封面设计　张　布

世纪文景

鹿男
[日] 万城目学　著
涂愫芸 译

出　　版　世纪出版集团　上海人民出版社
　　　　　（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）
出　　品　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　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　　　　　（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）
发　　行　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　　刷　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87×1092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　11
插　　页　6
字　　数　187,000
版　　次　2009年8月第1版
印　　次　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　978-7-208-08619-7/I·686
定　　价　20.00元

序言

那是我很小、很小时候的事了。

当我上床快睡着时，偶尔会听到小人国的鼓笛队从我头上通过。我闭着眼睛，所以看不见他们的样子，只是在梦与半睡半醒之间，听着某种东西发出“锵锵咔锵锵咔”的声响，从我头上经过。

如果有人问，既然看不见，怎么知道是小人国的鼓笛队？我也答不上来。总之，还是孩子的我深信，会在半夜发出“锵锵咔锵锵咔”的风般声响通过的家伙，当然是小人国的鼓笛队。

但是，我很快长了智慧，也上了小学，不再相信会有小人国的小人在我枕边来来去去。

某天晚上，小人又从我头上经过时，我第一次没有坠入梦的世界，命令自己“醒来”，缓缓地张开了眼睛。

与枕头紧靠的床头板竖立着，板厚约两厘米。我自己发挥想像力，幻想鼓笛队是排成一列走在床头板的厚度上。我很快爬起来，意图捕捉小人的身影。

当然，那里连半个小人都没有。

从那一晚开始，我再也没听过“锵锵咔锵锵咔”的声响，有种莫名的遗憾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果然被父亲嘲笑我是体虚、神经质。我又告诉母亲，母亲嗯嗯地用力点点头说：“因为你已经是大人啦。”做了不清不楚的说明。什么大人嘛，当时的我不过是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还不会用汉字书写的七岁小鬼啊。母亲又顺口说：“证明你有颗纯洁的心。”牵强地称赞了我一番。我心想，真有那种心的人，就不会在那时候爬起来看啦。可是，懒得再说，就算了。

在我二十八年的人生当中，大概就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再没有体验过任何不可思议的事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

葉月（はづき）「八月」

“你是有点神经衰弱。”

教授边剔除鱼背上的骨头边说。

我问教授什么意思，教授只冷冷地说：“就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你不能老躲在研究所里，也要多呼吸外面的空气，拓展人际关系。”

教授边沉着地说，边夹起鱼来蘸酱油。我猜不透教授想说什么，完全无心动筷子。

“您是在说我跟助教之间的事吗？”

“那也是其中之一，但不只那件事。”

教授简单地回答后，大口吃起鱼来。

在研究所，教授的话本来就不多，所以昨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有话要跟我说时，我大感惊讶。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卖套餐的餐厅，可能是暑假的关系，虽是晚餐时间，店内还是冷冷清清的。收银台旁，一台电风扇孤寂地旋转着。

我不懂教授说我神经衰弱是什么意思，我跟助教的确处得不好，我也知道因为这样，研究所的气氛很僵。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只是想认真投入我的研究，绝不是什么神经衰弱。

“自从知道上次的实验失败后，你就显得心浮气躁。”

教授啜着味噌汤，终于开了金口。我停下夹鱼的手，“喔”一声，含糊地点了点头。

“努力研究是好事，但是光这样不行。”

“您要我怎么做？离开研究所吗？请您明说。”

“哟哟，你想离开吗？”

我慌忙摇头。

“那就不要说那种奇怪的话。”教授微微一笑安抚我说，“我觉得你的心境、神经都变得有些敏感，研究所也有人跟我提过两三次。”

“是谁那么说？”

教授不理会我的反应，又接着说：

“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错，人难免会有这种时候，总而言之，就是缺少了思考的从容，我希望你能找回那样的从容。”

教授静静地停顿，盯着我的脸看。

“所以我想你何不暂时休学？”

我停下筷子，搜寻词汇。突然要我休学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店员很快从教授面前收走吃完的碗盘。教授边喝茶，边问我是否有教师证。我说大学四年级时就拿到了，教授缓缓点点头，又突然问我有没有想过要当老师。

“老师？”

我不由得大声重复这个出其不意的词。

教授用手帕擦拭嘴巴四周，开始说起来。他说大学时，他们班上有个叫大津的男同学，现在经营三所私立高中，最近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人可以教理科。因为有一位老师请产假，所以想请人

来代课，可是一直找不到。

“待遇跟专职老师一样，如何？只代第二学期[1]，年底就结束了。”

我觉得教授的视线沉静地扎刺着我的脸颊。

“你的确有敏感的地方，但是适应力不错，说不定很适合老师这个职业呢。”教授说了些场面话。

我问他是哪所学校，他咕嘟喝干杯里的麦茶说：

“是奈良的高中。”

“奈良？”

好远的地方，我不由得叫出声来。

“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啊，说到奈良就会想到鹿啦，大佛啦，感觉上很悠闲吧。飘溢着古都的余韵，很适合你找回内心的从容。”

店员走过来，收走我刚吃完的碗盘。我努力想像奈良这个地方，但是除了教授刚才说的鹿和大佛外，想不起任何画面。没办法，我打从出生以来，没去过箱根以西的地方。

“还有，那是一所女校。”

“女、女校？”

---

[1] 日本高中的学制是每年四月开始第一学期，八月放暑假，九月开始第二学期，来年一月放短期的寒假；之后开始第三学期，到三月底放短期的春假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“喂喂，干吗露出那种表情呢？对心灵的健康来说，被年轻活力包围，总比待在这种都是臭男人的研究所好多了，对吧？何不当成一种新的学习去奈良看看呢？我帮你办手续，休学到年底，明年再复学。没什么啦，只是去代个课而已。而且，大津好像很烦恼的样子，我也很想帮他这个忙。”

我看着表面布满小水滴的麦茶杯子，心想，教授在说些什么啊，高中老师岂是一个外行人说做就能做的工作。我是参加过教育实习，但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。而且，还是女校，我一点都不想去那种地方教课。

这种事太扯了，当然要一口回绝——当我这么下定决心抬起头来时，教授出其不意地提起了助教的名字。

“这次他说不定可以去九州岛某大学担任副教授，十月底有个面试，他必须在那之前整理好论文数据。”

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来，我屏住气息，等教授继续说下去。

“所以他要用你现在正在使用的器材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所作的研究，是属于‘没钱途’的领域。因为你的关系，他曾经错失过一次升副教授的机会，这次我想尽可能协助他。既然器材只有一套，只能请你中断实验了。最好是你能协助他，但是你也不想那么做吧？总之，你的实验非暂停不可，所以干脆去奈良看看，就当做是个短暂的假期吧。”

助教那张额头特别突出、总是惨淡淡的脸，在我脑海浮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那是去年秋天的事，我在作研究所的计算机维修时，不小心把一台计算机格式化了，里面存满了助教的数据。那是他为了名古屋某大学副教授的职位，辛辛苦苦汇整出来的论文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忙得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却被我点一下鼠标就消失殆尽，结果助教升副教授的梦就那样被摧毁了。

同样待在研究所，我非常理解助教的沮丧。从此以后，助教几乎没有跟我说过话；研究所里的人，也总是对我投以苛责的眼光。我知道我在研究所已无立足之地，但是我无处可去。

今年，我花了半年时间做的实验失败，助教知道后，走到我旁边，苍白的脸上浮现笑容说："活该！"我立刻揪住了助教，研究所里的人蜂拥而上，把我拉开。教授找我们两人去询问原因，但是助教从头到尾都坚持他什么也没说。从此以后，我在研究所就被冠上了"神经衰弱"的绰号。

我不知道教授说的"你是有点神经衰弱"是什么意思，说不定只是在说我那个绰号，但我已无心再问。

我说："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"便告别了教授。

第二天，我去研究所时，看到助教已经坐在我的器材前准备做实验了。助教看着器材，冷冷地说："从今天起，这套器材归我使用。"

我收拾我的笔记和书，直接走向教授的房间。走廊的窗户敞开着，洪亮的蝉叫声在天花板回响。我告诉教授，愿意接受奈良

这份工作，教授露出笑容说：“我想应该会是很好的经验，你要努力学习。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再过几天，高中就要结束暑假，开始新的学期了。我无法在新学期开始的时间赶到奈良，所以跟学校说好延到九月中旬以后才赴任，我的奈良之行就此敲定了。

第二章

長月（ながつき）

「九月」

一

我在“1－A”的牌子前停下脚步。

先来个深呼吸，扯扯领带，确认裤子的拉链已经拉上，再摸摸肚子。确定都没问题了，我才踮起脚尖三秒钟，在脚跟着地时，将手伸向门把。

纷扰的空气顿时一片静寂，我清楚地感觉到所有视线同时落在我身上。我挺起胸膛，径直走上讲台。

在讲桌前站定后，便传来好整以暇的声音：

“起立。”

椅子嘎啦嘎啦移动作响。大家敬礼后，开始了声音浑厚的大合唱：

“老师早。”

轻快与柔和之间，飘荡着奇妙的慵懒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

“同、同学早。”

我慌张地回应，台下一片嘻嘻窃笑声。我感觉血液冲上了耳际，赶紧环视教室一圈。

天哪，真的都是女生呢——

我茫然看着抬头对我投以好奇目光的脸庞，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。

“坐下。”

在椅子又毫无顾虑地嘎啦嘎啦作响中，我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了全新的粉笔盒，放在讲桌上，拿起一根白色粉笔。从小我就讨厌粉笔粉粉的触感，所以我的粉笔中，有一根白的和一根红的，各自套上了钢制的握把。

我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名字。脑中一片空白，写得大大的名字，向右下萎缩，越来越小。我知道很难看，可是没办法，只能从现在起练习改进。黑板右边有一排整齐的字，写着“九月二十二日　星期三”，下面并列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，今天好像是轮到第五组打扫。

我再次环视教室，发现每个学生桌上都摆着理科的教科书。第一堂课是物理，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我却有种奇妙的感觉。我不打算一开始就上课，照学年主任所说，先核对学生的脸和名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。虽然我从以前就不太会记名字，但现在也由不得我那么说了。

我打开厚厚的黑色封面点名簿，里面的字很小，密密麻麻排着一堆名字，总共应该是四十二个人。我要她们从右边第一排的第一个开始依序自我介绍，自己坐在从讲桌下拉出来的圆板凳上。

光说名字，我还来不及记住长相就介绍完了，所以我要她们顺便介绍住处和喜欢的科目，至少要说到一分钟。不过刚到奈良两天的我，听到八木、富雄、五位堂等一连串地名，也搞不清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